

皇

清

經

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九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酒誥

王若曰

釋文曰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

鄭曰成王言成道之王

尚書疏

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

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
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
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
敢專從故曰未聞也

釋文

傳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

而言之疏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云三

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

〔案〕鄭云成道之王者據疏則鄭馬王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曰據釋文所引馬注則衛宏賈逵亦有成字此漢學也馬謂是後錄書者加之蓋以成是諡故云然鄭以爲成道之王則鄭意以當時號爲成王如湯稱武王文王稱寧王之例孔無成字晉人刪也

明大命于妹邦

〔鄭〕曰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

叔爲其連屬之監

尚書疏○詩二之一卷邶鄘衛譜疏○又三之一卷邶風桑中疏○又九之三卷小

雅伐

〔馬〕曰妹邦卽牧養之地

釋文

〔傳〕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

北是疏曰此妹與沫一也故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卽東與北爲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

案曰鄭注妹邦云云者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此以妹邦屬鄘則在朝歌之南矣鄭必以朝歌之南爲鄘者以妹邦化紂淫惡尤甚而于詩見于鄘風所稱沫之鄉者是詩又稱沫之北沫之東則沫北沫東與沫鄉同被紂化俱在朝歌之地而各處其一偏矣說文邑部云邶故商邑在河內朝歌以北是也則沫北爲邶也對北而言則沫鄉爲鄘在南沫東爲衛矣故鄭言沫之北沫之東朝

歌也益以見沫鄉在南屬鄘國矣沫鄉卽妹邦沫妹字通也
僞孔故欲與鄭違異以妹爲朝歌以北若然則沫之北遠于
紂都其俗當善何以詩咏沫之北與沫鄉沫東同刺乎傳說
非是疏附會之皆妄也鄭又云其民化紂嗜酒者微子言紂
沈酗于酒下文言嗣王酣身是嗜酒爲紂所化也又言康叔
爲連屬之監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
有帥是連屬皆諸侯之長得兼統數國者也鄭必言此者攷
鄭詩譜旣言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言
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
子孫稍并彼二國是鄭以康叔未有邶鄘妹旣屬鄘非康叔
之邑而明大命于其處故說其得統之由以爲其連屬之監

故也鄭必以康叔不有邶鄘者詩譜以邶鄘衛爲商畿方千里之地則太大不得封一國故云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聞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雖不得邶鄘爲連屬之監故被其教亦猶文王居岐豐化行江漢也知康叔爲監者詩旄丘序云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明衛之先世爲方伯連率也馬義未詳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傳曰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鹵土岐周疏曰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掄爲昭毀掄生公非

爲穆公非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太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麻爲昭季麻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邠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穆也

案曰傳云父昭子穆云云者鄭儀禮喪服傳注云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又周禮小宗伯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國語周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韋昭注十五王謂后稷不窋云云與世本同是文王次

正當穆然后稷至文王千餘年傳世僅十五則必每世皆七八十歲生子方合恐無此理蓋不啻失官竄居戎翟亾其譜牒然自後遂以此爲定周頌載見篇云率見昭考毛傳鄭箋皆以爲武王是文王爲穆也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釋文曰毖音秘少詩照反惟行下孟反案曰古音凡行皆讀若杭釋文音非也

傳曰文王所告愼衆國衆士于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敎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于小大之國所用喪亾亦無不以酒爲罪也

皇清經義 卷二十九 四
疏曰衆國卽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旣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敎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亦天所使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

案曰傳以誥毖爲告愼者毖愼說文比部文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愼酒也是也鹵伯戡黎注文王爲雍州牧故得總告衆國也少正官之副貳也葢康誥正人爲正官之首則此少正乃正官之副左傳鄭有少正公孫僑家語魯有少正卯則少正之名其來久矣庶士總指朝臣葢士之言事也朝臣各有事故稱庶士若

少正則爲其倖貳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不在庶士之內疏說最明其御事傳云治事吏而疏以爲卑賤則非也牧誓御事在三卿之上豈卑賤者故傳疏以爲卽總目三卿等此文與彼同不應有異蓋亦總目庶士少正而言凡朝臣皆御治事者也

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案曰鄭周禮注引有正有事二句正作政愛說文卷十下心部𠂔字注云惠也从心先聲𠂔代切俗加父非

傳曰小子民之子孫正官治事謂羣吏敎之皆無常飲酒于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文王化我民敎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子孫皆

聰聽父祖之常教于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曰衆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隅之驗也

案曰有正爲正官卽上文所謂庶士蓋正官之首卽正人也
有事爲治事卽上文所謂少正也曰有正有事則朝臣盡之矣而必先之以小子者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故也傳以彝酒爲常飲酒者韓非子卷七說林篇引紹續昧對宋君曰康誥曰無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是也疏引大傳者彼文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

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鄭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禮志別子為祖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賓寮友助祭者也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釋文曰長之丈反賈音古養牛亮反

洗先典反腆他典反○案曰牽古文尚書作𠂔見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洗當作潏潏也从水鬲聲先禮反俗作洗非也

馬曰洗盡也

釋文○案曰洗腆二字音并馬注此一條注疏所采釋文俱漏去從足本第六卷補

傳曰

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

皇清經義 卷四十九
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案曰上文聰聽祖考此厥考皆指父現存釋親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郭璞以爲對文如此散文則通引此經爲證是也傳以肇爲始釋詁文釋言云肇敏也郭璞引此經解之其義勝孔傳也賈爲賣者說文貝部云賈坐賣售也是也慶爲善者毛詩皇矣傳文洗爲潔者洒滌有潔義也馬訓盡未詳疑有誤腆爲厚者方言文又白虎通卷下商賈篇云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亾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以求利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賈之哉我待價者也卽如是書曰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據此是言商賈本不同今以牽車遠行之商乃不稱商而謂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故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敎

傳曰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敎勿違犯**疏**曰衆伯君子統庶士有正者經戒愼酒從卑至尊故先敎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

案曰庶士統卿大夫而言有正正官之首各見上文上文言庶士而繼之以少正則以其卑賤者別言之此文言庶士而繼之以有正則指其尊貴者別言之皆舉此以該彼互文亦省文也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指其齒德尤重者言之耳若

皇清經解 卷四 二十九
如傳云統轄庶士有正者未必然也

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傳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疏**曰釋詁云羞進也

案曰羞耆惟君傳以爲進于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文義紆曲不可從愚謂羞耆養老也惟君君燕其臣也蓋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與其臣燕飲則得飲酒也此戒妹土邦國之臣而傳以爲戒其君故誤耳觀省作稽亦皆戒臣之詞

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

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釋文曰饋其位反〕

〔鄭曰〕饋祀助祭于君

〔尚書疏〕

〔傳曰〕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

祀于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案曰〕鄭云饋祀助祭于君者此饋祀傳謂祀其祖考則上文已言惟祀得飲酒足以明之此處何必又及卿大夫祀先得飲酒之事當從鄭爲助祭諸侯助祭王朝亦是助祭但此至于教妹土恐其在本國習染惡俗故誥戒之若助祭王朝自無縱酒之事然則此助祭乃卿大夫助祭于侯國非諸侯助祭于天子也傳以介爲大釋詁文

王曰封我鹵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